

國朝文錄續編

養一齋文錄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重刊鄒道鄉先生集序

自子游子北學於孔子以聖人之教啟南方之學者其後
二千餘年而有道鄉鄒先生揭中庸於禮記之篇闢憤獨
之旨直接洙泗之心源與河南兩程子遙相証明先生之
子遂從龜山先生游以紹伊洛之緒至有明而方山薛先
生啟新錢先生實與無錫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大振
起於微墜之中天下學者視爲正鵠焉是故南方之學開
於子游導於道鄉而歸於涇陽非吾常一郡之私言也道

鄉先生所著書有易解有繫辭纂義有論語孟子解義其
集則奏議十卷道鄉集四十卷今所存者獨道鄉集明時
裔孫忠允曾刊本以行今亦湮滅無遺承學之士求一見
不可得甚矣斯道之衰且絕也今天事會之興廢必有其
機動於人之心而機應焉而事乃旋效焉世之以道學相
詬病久矣薛氏錢氏顧氏高氏諸書具存孰過而問焉者
有并其書之名且不能知矧能知書中所言者何事乎今
裔孫某某慨然購遺集聚其族之人而刊之夫必有動於
其心者矣其應于機而效于事無感也豈徒鄉之子孫將
復其始乎吾知鄉人士必有亹然念先民勵實學以期無

愧爲生先生之鄉者矣是爲序

起手追溯原本書法嚴重後段愾然深嘆節短音長在
今日而聞斯言實爲朔陽鳴鳳

編輯方孩未先生遺書序

有明孩未方先生西臺奏疏一卷 文十五首一首缺賚恤
奏疏一卷 文十一首 按遼奏疏文十八首 自敘年譜一卷
禍由錄一卷 報恩錄一卷 幾灰草一卷 偶然剩藁一卷 雜
文一卷 都一十五卷 或舊有刊本而散佚者亦有未經刊
刻者 力爲搜錄 始輯成一書 雖尙有散失 然大略備矣 先
生當權奸內訌疆宇日蹙舉朝恒擾之時 忠義勃發以一
書生出入戎馬間 指陳機宜 曲得要領 奇偉非常之氣 一
時未有逾之者也 而樞寺盜權 罹于羅織 乃幾爲楊左諸
君子之續鳴呼明之亡也 其大小臣工精神皆渙散而不

相攝各圖其私以苟且暮或更倖人之敗以自售其言于
國家利病固勿恤也若王化貞之驚聞熊廷弼之傲很張
鶴鳴之庸下舉朝知之而莫能倡一議出一策以消禍于
未然雖以先生之苦口熱腸調護之呼籲之而彼昏不知
無救于敗悲夫心者身之主也四肢百骸者心之衛也心
恟恍而不靈饑飽之不知寒熱之不辨營衛否隔陰陽舛
憤甚者賊風沴氣直襲藏腑小亦手足掣曳拘攣乖反猶
復毒視藥石仇視和緩及其一歷委之大命可勝悼哉按
粵筆記于一文牒一決罰具有裁量知先生學問邃密心
和而氣平固非慷慨任事以果敢自爲者也其處置吉藩

事及籌理軍餉皆一方安危所係且可爲後世法而明史
于先生傳及諸王傳皆不具載亦賴此以存其缺焉嘉慶
十有八年十月

直洞見明末君臣臧結而詞氣古勁亦類左傳國語

瞿忠宣公集序

瞿忠宣公集十卷常熟許氏所藏

國初未敢行世故

四庫書中不著其目

聖朝寬大如龍襲愍之集乾隆中奉

旨進御

命其子孫刊行之則是集安可以不傳世也原本分十二
卷而誥勅行狀誌銘追輓幾溢其半今皆別而出之舊無
雜文許君爲搜採補之其奏議尙有被逮申辨疏力辭廣
西巡撫疏薦錢繼登譚貞吉等疏見于公子元錫所爲狀

以非全文不復入定爲十卷雜文或尙有遺者則俟續獲而補焉校梓始道光十四年九月越明年四月竟兆洛獲與讎字之役謹識其後曰公之在掖垣也僅七月而疏凡數十上時天下雖已破壞而疆索粗完紀綱粗立公所建明皆一時之急於正人心厚元氣所以匡主德延國脉者皆畧具于此使得竟伸其志於定傾救敗之道猶有冀焉思陵初亦信嚮行其一二及以會推閣臣入溫體仁之譖惑志遂不可解擯斥不顧好惡奪於愛憎是非眩于名實日甚一日以至於亡聖人所以有災必逮身之戒也悲夫留守封事隨事補苴動成掣曳通際流極尙何言富桂

林播蕩危於幕燕臣主一心以禦外侮尙恐不支而吳楚
內訌孫李外張小人之禍人國至於此乎公之不肯從永
明西行而以留守自任也亦猶史忠正公之不肯在朝而
願爲介冑馳驅耳蓋逆知王坤劉昌允之輩不可調劑而
朝中文武不能無水火也雖然百六艱難之會必內有重
臣握紀綱張法度運籌決策聯絡指臂而後可以圖功永
明柔仁主耳非有英姿明畧足以懾懾羣下也呂大器文
安之稍有聲望可倚仗而或死或出矣彼吳炳王化澄嚴
起恒何吾騶丁魁楚諸人而望其匡弼弱主制馭強鎮哉
況當時所藉以死灰復燃者十三鎮之降將耳彼皆犬豕

豺狼之不如勝則奮臂攘功敗則回面內寇名爲勦鎮甚
于盜賊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則去兵不得
已則去食烏有招盜賊以自殘其民而可以爲守者乎事
已無可奈何姑竭匪躬之節置死生于度外以告天地而
報君父焉耳夫田橫島中壽春城下覽古者猶爲之涕泗
橫流而況壞梁木于頽厦殞大星于傾天慷慨之士烏能
不悲其志而閔其遇也

殘局本自難支兼以內外痞隔文武皆非其人孤掌難
鳴惟矢一死報國而已尺幅中寫次曲盡

祁鶴臯先生外藩蒙古要畧序

鶴臯先生之在翰林也歷年最久當被

命爲蒙古回部諸王公列傳皆內檢黃冊外譯古人僅能
通曉久而後成旣成又爲當事齟齬復遲之數年蓋先生
於蒙古回部之事盡勞勩矣旣進呈爲

欽定蒙古王公列傳編之四庫先生之爲是書也先以年
月日編次條其歸附之先後叛服之始終封爵之次第以
爲綱領而後分標各藩之事跡而爲之何名曰外藩提要
是傳仿史記而提要仿通鑑也春圃學使視學江左行轅
在江陰而兆洛忝主講席因進見叩鶴臯先生諸書學使

因以西陲記略見賜而曰外藩提要尙未刻也兆洛因請而讀之既卒業謹拜手稽首作而言曰鯁生伏几案終世佔畢矇然不能見五帝三王之盛德大業炳耀宇宙其度量所存心志所及不知若何其大且遠也乃於此而恍然遇之

皇天眷佑

有清懋篤

世德全付以覆燾之下所有疆土無內外弼成大一統之規亦惟

列聖道配皇極帝諦之盛業長茲遠馭用宏茲賁承平晏安

三百年於今翼子貽孫君臣同慶以享天之福逮三代以
下之極軌夫豈拘學之士井蛙之識所得窺其運量哉
太祖高皇帝撫有科爾沁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
太宗文皇帝綏定奈曼巴林扎噶特喀喇沁土默特敖漢
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特阿魯科爾沁翁牛特克什克騰
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阿巴噶鄂爾多斯

世祖章皇帝又納喀爾喀右翼

聖祖仁皇帝又納阿巴哈納爾而內扎薩克四十九旗備
乃平喀爾喀厄魯特土爾扈特西藏和碩特四部

世宗憲皇帝以西藏編設扎薩克

高宗純皇帝平杜爾伯特皆編設佐領編以旗分其於諸藩也容之如天地養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威之如雷霆饑則哺之寒則衣之來則懷之勞則勞之患則救之量材而授任疏之以爵土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申之以制度一民尺土天子無所利焉寸賞斗罰天子無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曠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雖背恩悖義如騰機思和囉理羅卜藏丹津阿睦爾撒納等叛則討之遁則宥之降則舍之甚至噶爾丹之爲患邊圉屢肆突犯敗困力竭逃無所往猶拳拳賜書招徠開布誠信許以不死蓋所以求服其心者諠諠無

已也

仁皇帝以喀爾喀諸部逼於厄魯特率衆歸附矜其窮陋發倉儲以賑其乏賜白金茶布以給其用買牲畜以資其生使皆得其所

純皇帝以土爾扈特通於俄羅斯率衆來歸賜馬牛羊二十餘萬屯粟四萬石革裘五六萬領布棉十餘萬帳千具至者如歸而費國帑皆百餘萬上以此感下以此應服教畏威懷德之恩千萬年曷有極哉蓋外藩諸國之人如童蒙之天性未漓敦直以亮故條教少而變化速直省之民嗜慾深則天機日薄頑懦而詐故扞罔時聞而刑無由措

杆罔時開則罔日益密刑無由措則小不正積而至於大不正此兆洛所以感激於外藩之日沐浴於

聖人之化而直省之民反自外於瞻天就日之中者也先生此書於

皇朝數百年以來所以綏養藩服者無不綜具其緣起悉載著

列聖恩德之所由隆明威之所以昇恍然造化之亭毒皇極之相協如讀遠皇之書睹鴻濛開闢之規模焉烏可不令承學之士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然於天人之故哉道光十九年冬十月

此書振古奇觀此序亦冠代大作惜不得其書而一觀之

薛資塘防海備覽序

海盜之患明之倭最劇蹂躪三省搶攘二十餘年僅而後
克之而東南之民因以彫剝其良將謀士悉力并智以倭
爲務故其著書論說最備

國家盛德宣究薄海安枕間有草竊小發輒得然瀕海州
縣頗有被抄掠者守令有被賊害者內地之民有爲之勾
引供其資糧者其種類中亦頗有佼佼著名號能行其令
者熟視而不爲之所沿海走集日以消耗卒有水旱之不
時饑寒所驅遁逃并逸乃始瞪目視則無及矣此深識遠
見之士竊竊然有厝火積薪之慮者也夫今日之勢與明

代異明之盜守以強將勁兵而不足今之盜責辦于守土之吏而有餘何也明之盜外與日本狼狽內則盤踞島嶼窟穴深固倭兵剽殺便戰汪直徐海輩又皆真奸大豪能附集其下故流劫四出官兵屢償而莫能誰何今所謂洋匪者特貧薄無藉竄身偷活或市井傭僮妄冀剽掠爲肥厚耳其長技則關商賈求稅償人而取其贖耳伺便則鳴援捕急則徇倖海中假息且久耳夫蝗之害稼也比其羣飛勢成隨地遺種頃刻滋蔓若其蝻之未出于土則可掘而勦也已出未羽可撲而絕也今誠申明保甲之法使姦宄無所容隱盜于水而室於陸者隱民之取食者胥吏兵

伍之潛通爲策線者稽核必得鋤其強懲其惡而痛絕之
海口所出入米穀硝磺之透漏銷贓之寄頓出洋收洋挂
號之影射察其踪跡毋使漏網如此則洋匪之掃影滅跡
可計日而待也或曰洋匪之所以不甚肆者有家室爲質
有米穀爲餌也悉絕之則彼既無所歸又無所得食挺險
而起登陸突犯明之禍且復見日子以爲今洋匪之所以
敢上岸焚劫者果其兵精而力衆歟抑姦民爲之指蹤助
其聲勢歟今旣剔其耳目剪其羽翼矣卽冒死求逞勢將
何之且吾所謂無事用師者不必調兵集衆大舉會勦耳
若夫防海各水陸營明訓練利器械嚴哨守此兵弁常職

卽無微顧可一日廢弛而不講歟曰彼旣相爲聲勢矣操之急一旦水陸合發則如之何曰奸民之爲盜者徒以米粟相市也豈真有攻取大略要約結束爲偵伺內間哉其緩則相倚急則相棄勢也吾所捕者在陸彼所倚者在海風濤之間阻舟船之停泊遲則不能匿形速則不能爲期其不相及也亦勢也或又曰爲盜者在海奸民卽貪其賂遭固非公然有不軌之跡也舍彼而就此毋乃不搏猛獸而搏畜兔乎且小盜之出沒勢不能悉絕吾修甲繕兵示之不可犯足矣搜剔根莠捕擄風影吏胥之顛倒怨讐之告訐紛紛皆是脫有寃濫勢且先亂是又不然語曰削株

掘根禍乃不存奸胥黠伍之伏城市者盜之根株而心腹之疾也伏奸不除則盜決不可得卽得之亦必復熾昔王式討浙東賊將吏與賊通者陰察而悉誅之嚴門禁無駭者不得出入故三月而殄裘甫明朱統撫浙閩下令禁海嚴糾察獲通番者九十餘人一旦驅出戮于演武場及趙錦代之實以示德而奸豪相賀倭寇遂亟矣此非其明效耶若夫守令爲親民之官大吏有察屬之責

天子所倚毗百姓所仰望而明不能以照奸斷不能以去梗忠誠不能以孚物徒與下吏比因緣爲擾累則固非吾之所敢知矣江陰薛君資堪有志經世之士也病明世海

防諸警繁而不切於用則取其要爲備覽十卷詳於治本略於習兵分爲十目各冠以會典所載

諭旨蓋成憲昭垂至精至詳守土吏恪謹奉行則馳盜安民固不出乎此矣書成兆洛受而讀之喜其本末具備後來者可以考鏡而老成持重之見尤非輕率好事喜爲大言者比也故推其意而爲之序焉

鳳臺食貨志

縣境侈於西北而縮于東南斷長補短方百里而有餘準
今畝度之方一里者爲田五百四十畝方百里者爲一方
里者萬則爲田五百四十萬畝也山水之占地者少民居
既稀里落寥曠計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澤四而去一其
餘當得田四百萬畝有奇今以歲賦計田之在額者不過
四之一民戶近十萬丁口不及三十萬土雜五色多墾衍
硠瘠之地十一其穀宜麥宜黍宜菽宜稷宜麻宜胡麻宜
蕎麥下地亦宜稻雜稼宜棉宜靛宜菸其蔬宜菜宜蘿蔔
宜蒿苣宜蔥宜菠薐宜葵宜葱宜蒜宜韭宜胡葵宜芥宜

青椒其蔬宜瓜宜瓠宜茄其果宜榴宜梨宜柿宜棗宜桃
宜李宜杏宜蒲萄藥則紫艾柴胡江蘿蒿薺茵陳枸杞紫
蘇之屬亦多有木則槐榆椿榜山亦宜松柏而種者少晉
書稱八公山草木皆如人形而水經注則云八公山無草
木惟童耳今北山固濛濛也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
其故老皆云北山向時木甚美中棟梁今城中老屋多北
山木所構其產有青櫟紅櫟大皆合圍以上發老屋者猶
時時得之青櫟色青黑堅緻類海楠紅櫟紅澤皆他處所
無明季兵火刊伐遂盡今欲求青櫟紅櫟之藥而辨其枝
葉亦不可得矣居民每冬月則入山割草根以爨木之櫟

耕長尺餘者并其根掘而鬻之以爲薪夫山者宜也莫之
植而望其茂卽地亦窘於生矣故縣雖有山而薪蒸苦貴
鬻薪者頗資石炭濱淮之地宜柳宜荻葦亦樵蘇所賴也
畜宜六擾闕疇產馬有佳者稍駸駸耳魚則鯉魴鰱鮰鱖
鯢青鱖銀魚鱸殘魚唐書地理志潁州土貢有糟白魚今
淮河白魚猶甲他處矣又有青金魚形類鮎極鮮美產黑
石潭石穴中亦他所無也鰮魚不恒有間有之其歲有
水土人以爲候黍多靡於酒醪酒皆和藥蒸黍而液之其
以麥麴和黍蒸者謂之大麴酒產闕疇者有名富人召客
亦有釀糯米爲之者名五香酒味醲實肩豆爲腐推珍珠

泉所造爲佳品俗謂豆腐創于淮南王此蓋其始作之所
斯邑產之最古者矣大約黍麥菽菽菜稻爲大種餘皆間
植之地率兩歲而三收二月種黍七月而收九月種麥至
四月而收五月種菽九月而畢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
復種黍其一歲再收者麥若稻若菽若瓜若菽菽春秋皆
可種其熟又速間種菽者或一歲三收田皆再犁犁後耙
以去草下種後惟黍及豆或一耨再耨之餘種皆稱其自
生不復治也糞雜六畜矢和以土而簪之俟犁而下之一
熟一糞每畝之糞多不過二十石值錢三百兩以入土深
淺爲量不及寸謂之一耨兩寸以上謂之一犁兩過此謂

之雙犁甫刈麥謂之撲麥撲麥之具謂之綽形如大箕而綴以網刃鐵片爲口謂之鈗綽之柄長與人等立而橫施之一人執器承其旁其器謂之網操木如半月施於兩端網其中度可受四五石曳而行執綽者前曳網者隨左右若捉若注頃刻數畝麥穗狼籍麥莖之留于地者尺許不惜也農不知擔荷凡田作皆役牛驢穫時不分秉束顛倒納諸車中至場則縱橫播之以牛牽碌礪而碾之畝所收者當其稔時黍麥可二石稻可四五石地之值其下者止數百錢貴者不過四五緡一犁必駕二牛謂之一犍貧者代以驢佃百畝者謂之一犍牛一夫所治常數犍牛惟

耕穫時須傭僦餘皆暇日矣凡縣中田地當得四百萬畝
有奇計畝歲收二石常得米八百萬石丁口計三十萬別
其士工商三民不在農者約五萬計實丁之在南畝者不
過二十五萬以二十五萬丁治四百萬畝之地人可得十
六畝家有三丁同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爲兼并所取
計歲米穀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過八口人日食一升歲
所食三十石以其餘具糞溉供租賦與工商交易其有無
爲婚嫁喪葬宴會之具又以餘力治塘堰穿竇窖爲水旱
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亦足以優游鄉里長子養孫爲
安足之氓矣乃一有水旱菜色滿野流亡載途鄭念祖者

邑素封家也備一兗州人治圃問能治幾何曰二畝然尙須僦一人助之問畝之費幾何曰錢二千其隣之聞者譁曰吾一人治地十畝須錢不過千錢然歲之所出常不足以償值若所治少而須錢多地將能產錢乎鄭亦不能盡信姑給地而試之日與其人鬪町治畝密其籬疎其援萌而培之長而導之燠而灌之濕而利之除蟲蟻驅鳥雀雖所治少而終日捐捐不休息他圃未茁而其圃蔬已實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價輒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償其本與他圃並市者皆其贏也又蔬茹皆鮮美碩大殊於他圃市之卽速售歲終而會之息數倍其隣乃大

羨然亦不能奪其故習也嘗行縣邑值小旱見苗且萎矣其旁有塘汪然詰之曰何不厚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數畝不愈於盡萎乎曰無其具曰何不爲曰重勞且恐所得不足償費其愚而無慮蓋大率如此使邑之民皆如鄭之圃而募江南民爲佃師以開水田其利豈可數計乎地旣寥廓民田之離村落遠者數家合僱一人結草舍於田中以巡瞭之謂之看青秋冬刈穫後或泥門他適春盡始還謂之趁荒方刈穫時貧者挈妻子老幼亦結草舍于田隅不問所來俟其穫隨而拾其穗一人所拾或至石許時乘間竊取倚老弱爲強丐生忿爭相毆擊男女錯處

因而淫佚其風之偷薄者也佃人田者牛種皆田主給之
收而均分之歲稔則餘數年之蓄矣得比歲稔無立錫者
或致千金稱貸者其息恒一歲而子如其母故多并兼之
家漢書地理志曰沛楚之俗急疾顓已下蔡故沛也俗儉
嗇飲食衣服之靡少千金之子比屋可數皆鶉衣蔬食惟
博及訟往往傾產不顧能訐控於大府者里中人指引以
爲雄訟必斂錢於親族及戚黨人亦不以爲怪黠者因緣
利而弄之矣其無賴子弟相聚飲博行則帶刀劒結死黨
爲俠遊輕死而易鬪無徒手搏者耕農之家亦必畜刀畜
鎗甚者畜火器故殺傷人之獄歲以百數雖設厲禁不能

正其故老曰自珠隆阿公爲廬鳳道時值宿州教匪滋事
僉丁壯爲鄉勇命家必畜一刀一鎗植之門井遣治工傳
造之自是遂以爲習也孔子曰北方之強衽金革死而不
厭蓋其天性風土成而不可變抑非教化所馴致歟地亦
宜桑柘而無飼蠶之家間種棉亦不知紡績絲布皆資之
他邑婦女常牽犢荷鋤與男子雜作富民多居積逐利而
無豪商大賈穀之值不以豐凶爲準大抵雨暘調則驟賤
稍不調則驟貴矣穀之漑多南行若北行則貴絹錢鮮私
惡屨雜較他邑爲良水道沿淮而達江河致迂折陸行自
浦口而北者多山險無大車擔負而至率三千錢而致一

石故百貨之集者少下蔡濱淮居正陽臨淮間舟楫之會
也關曠北負睢毫南賈濤霍多馬牛驢騾硝鹽私販輒取
道於此其民雜處又界蒙城阜陽俗益剽急而事未矣
此集中極佳之文太史公貨殖傳班孟堅食貨志之流
亞也中寫農氓嫺漫而特標一鄭之圃以式之尤有深
意後必有見之而興起者

書費孝子傳後

天人相與之際密矣一氣之所呼吸無毫末間也古來記孝子尋親之事甚多皆如響斯應其事往往出思議外費孝子又以髫年奮志于茫不知所向時得王叟指示之吾疑王叟非人也有馮焉者也兆洛曩在壽州行邑至僻落宿焉其民人爲言某孝子事云孝子生而父以歲凶出謀食遂不返孝子長母告之旣貧且足趾未嘗出里閭漠然無可爲計見其鄰有招魂者私念虛空可以神氣致乃于人靜後登野橋四面呼父半年後聞一面似有應聲益疾呼之又數月覺聲漸近久之若咫尺乃問曰吾爹耶爹安

在聞應聲曰吾死矣循聲往骨可得也明父裹飯而往循聲行竟夜三四十里比曉而宿逮夜復行三數日聲止不前比曉乃詢其里人言姓名狀貌僉曰是某也死四五年矣瘞某所因發而抱其骨以歸母乃以孝子不返屬里中求之而孝子已負父骸至乃大駭羣稱孝子焉予嘗記其事授州中人令補載州志今人而忘其名姓矣古孝子之尋親者或因乎夢寐或得之故老或導于明神予以爲此皆孝子一人之氣充塞空際而天之氣乃假于夢寐故老明神以應之此至誠之所自爲也吾故疑王叟非人也乃至以幽明隔絕之地通之以聲無間呼吸孟子曰至誠而

不動者未之有也金石且爲之開而況父子一體乎孝子
名春榮浙之烏程人事詳傳子南憚新業敦樸遊諸侯間
予至涇川遇之與語甚契出傳相示故私志其所見者云
書後文起手三行已畢中間特志私所見者以印証之
議論及點題處亦復賓主厯然此文之奇而法者

唐竹虛八十壽序

人之於世或閱數十年如一瞬或一二日間追視之如數十年蓋其所更歷者多則光景之遷流苞蕃變備常異卽一人之身自爲古今故古王者敬禮高年謂之五更更之爲言更事多也攬玄壽從罔象田疇之形取其屈曲究達無不貫通也然則巖居川觀之士偕鹿友而參木侶眷榮秋落悠悠去來或酣參於富貴懷不辨苦樂偃仰戶牖間靡然而俟其盡雖復躋龜蠶屈梨鮐皆百年如一瞬者也其不足以爲壽明矣吾鄉竹虛唐先生明荆川侍御之後人也頗負奇氣能文章幼而失恃卽從其先贈君挾一硯

走四方未幾贈君復捐館舍先生纔弱冠耳繼贈君之業
佐治于名公卿間所至倒屣而迎而縣會大兵誅緬甸遂
入幕府馳絕域所贊畫裨益皆有狀臨清回民王倫竊發
復從大軍平之既乃倦遊就尉倅于安徽得東流縣典史
大府之至安徽者往往問先生名資其勸勦檄之赴轅出
入常以自隨俄以徵文墨吏議卽不出買屋皖江之濱幅
巾布衣閉門課子有終焉之志余每從先生遊問向時長
吏名姓行事得失今昔風俗之美惡好尚之醇漓媿媿窮
日夜不倦因詢先生少壯所閱及其所見聞者盱衡感慨
往往勃發之氣猶時時見於眉宇間蓋山則嵩高泰岱太

華龍門匡廬照蒼及絕域之銅壁鐵壁關天生橋水則巨
海洪河長江濁淮清濟盤江鄱陽具區滇池洱海其所敗
涉則深林密菁蠻烟毒瘴洪波巨浪絕崖斷壑之地旌旗
鏡吹鋒鏑橫飛支骸撐拄之場其所事則篝燈密座伸紙
仰屋歌裙舞扇促飲聯吟塞驢雞棲星餐霜宿彎弧躍馬
磨盾草檄其所接當代偉人則傅忠勇何恭惠阿文成朱
文正其餘建高牙樹大纛指顧雷動者不可勝數凡人世
間所謂悲愉欣戚慮歎變憎姚佚啟態可喜可愕之境無
不嘗也每聽所述敘淋漓頓挫煙雲變幻陵谷倏忽驚心
奪神僂指而思之殆似數百歲人先生今年年八十矣腰

足強健步履安穩視聽不衰飲噉猶昔抱子弄孫家庭怡
怡昔石鑒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傅永年逾八
十常諱言老丁金剛年九十能記三十五政唐仲俊年八
十五極康甯自言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今如
先生甯非其匹乎惜其杜門娛老無志於世否則渭水之
師商山之皓猶將爲先生卜焉夫境遇者天地之鑪鞴也
事變者生人之鎚鑿也所以鍛鍊筋骨磨礱精神先生固
已經鑪鞴之中山鎚鑿之外者矣是故其氣凝其行堅其
神恬不導引而和不服食而壯也如先生者可以爲壽矣
如先生者可以爲時之五更矣抑又聞古之養老也執醬

而饋執爵而醕必有乞言所以咨詢黃髮敬誘後進先生
之壽固足以養性保命遺外世俗豈復藉重於尋常祝嘏
乎哉願乞先生一言附之信史

大氣鼓行一切皆歸駕馭却字字確實語語沈雄此唐
荆川學國策史記之文非餘子所能要見者也

暨陽書院增置經費記

代

書院所以維學校也學校無廢興而書院之廢興甚易邑
有好禮之富民同志同力者多能相欽助邑宰復以育才
爲先務而提唱之則倏然興司其事者或耗其財邑令又
置不理且侵漁焉則倏然廢其大較也暨陽之有書院也
其前之興廢蓋屢矣乾隆三十年學使李公鶴峯邑令蔡
君澍始定規制公捐銀五千餘兩權子母爲膏火資事克
立嘉慶中令君藉事移用三千兩餘亦支用無存而生徒
幾虛席賴學使周公石舫於道光三年撥入新漲沙田三
千餘畝又捐銀以益之書院始稍可支柱事具中丞陶公

前令王君姚君所爲記值積歲大僚沙田無所入則司其事者苦累會前所虧者奉大憲於全省按年通攤年久而攤捐款之在司庫者及額邑董貢生馮治請具文於藩司領以歸適希敬來知縣事遵飭仍令分典生息冀復其舊前學使廖公鉅夫又以沙田之所入者薄而坍漲無常不可爲經久計也思公捐以益之捐洋銀百金以爲之倡邑董州司馬孫殿魁捐洋銀千金繼之希敬亦捐洋銀二百將通捐於合邑紳商使滿三千兩之數合前所領爲六千兩則生息饒膏火裕而生童收課之額可廣具狀存檔於官一切支銷歸司事經理而不假手吏胥程式一定耗蝕

無虞而書院可永無廢墜矣故著其事繼王姚二君勒諸石以示來者凡此皆盛德文宗賢明令長邑中好禮之鄉先達耆舊所至心培養經畫盡善者也可不念哉吾聞之也書院之盛衰視賢才之衆否鹿洞鷺湖所以聲施至今者當時院中諸賢有以振起之也今時肄業於院者無亦有意於斯乎則當爲根本之圖務身心之學篤詩書之好崇誠實之行毋徇私利毋趨機巧毋侈游談毋飾行以欺師友毋惰慢而遠正人庶幾不負尊賢育才之盛心而鹿洞鷺湖之風可復覩也不然以論學敬業之地爲嬉游詭浪之場禺中而來旣飽則出言不及學行不顧義愛糈等

於賣文註籍同於食客則學校中安容此惰游之民媮食之衆以蠹財用而蝨士林哉旣記其事因以私心所願望者申勸戒之誼焉諸生其勉之矣

中間原委歷然後段鞭策最緊

旌德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江陰陳璽陳氏以元之中葉自汴徙江陰四傳爲明僉事
橫江公臯謨以勅權貴被謫卒禦倭南都以死勤事祀邑
忠義祠是爲君九世祖孝友潛德崇祀鄉賢邑庠生燦高
祖考也

皇朝康熙丙戌科進士翰林院檢討廣東學政均曾祖考
也候選通判鑾祖考也

敕贈文林郎太學生世濟考也

敕封孺人夏孺人妣也君諱柄德字伯謙又字吉甫幼聰
敏博涉多通弱冠餼於庠乾隆丁酉歲選拔貢生朝考一

等第一體故癘以病益羸引見未用是科拔貢如韓尙書
對姚方伯令儀皆在君下韓以小京官姚以知縣落厯華
要而君不過充四庫館膳錄書竣議敘得徐州豐縣教諭
豐濱大河歲有水患君奉上游檄簡稽戶口給發賑銀晝
夜風雪中不以爲痺積三年郡守言狀於藩司以堪膺民
社奏引見選福建崇安縣知縣以親老告近改選安徽旌
德縣知縣嘉慶十年蒞任十二年委解四川餉逾年始還
十五年又委解福建餉君之治縣也撫字善良惟恐傷之
鈎擊強豪不顧叢怨尤慎於刑名有所驗檢不假手吏役
斷獄比罪必求其情三反晝夜信於心而後已旣得其情

卽不肯唯阿上下性又方嚴簡於酬對以故不中上司意
同列亦無推挽者往往以事謫之府檄省檄絡繹奔赴四
年中再委餉差往還輒彌年歲星霜之苦防護之憂資斧
之竭廢況瘁百端卒以忤上官旨藉事被劾以去旌德土
豪朱則治者與巡撫胡公克家有舊橫於里中偶不慊於
族之出戶家人李滿使其奴縛毆之垂死而召滿之父使
領歸已死則謾曰其父縊殺之其父脅於勢不敢控則治
之族朱義憤而鳴諸官君往驗毆傷累累也坐則治絞抵
挾勢爲關說者百端君不動未幾而又有汪五貴之案邑
民汪松控其子五貴被殺於紫清觀前田中方萬幅兄弟

三人實殺之時君以公事至郡中鄰封涇縣徐公豐代驗屍在田中而地上身上皆無血汙一刀置其旁亦鏽澁與傷痕不合君旣旋署復詣其地勘之則見汪五貴所居血跡狼藉汪松雖主控而應答指畫皆汪長春者代之問長春何人則松之族而事松爲父者益疑焉返而鞠之盡四十三晝夜始得其實蓋五貴之妻梅氏有姿色長春通焉松之弟柏亦通焉長春業屠家少裕五貴藉婪索之不稱意或毆辱之長春不敢挾而私憤焉長春偶與五貴口角松解之留長春宿其家長春中夜起將從梅氏則柏與梅氏宿而五貴睡其足益憤潛出挾利刃伺之黎明五貴起

將出戶長春迎而刺其喉勢過猛五貴仆長春亦仆相逸而松驚起長春知不能逃因頓顙求救曰若子已死報官則長春亦死梅氏發官賣一家破矣若宥我者長春固翁義子也事翁姥終身是無子而有子也不能長春到官必盡揚翁姥之醜松劫於其說曰然則奈此赫然者何長春曰紫清觀方萬幅兄弟吾讎也其觀前田卽五貴所耕也置屍於田而以萬幅謀殺控則吾讐可報而五貴不徒死矣松遂從其計焉辭既定乃出方萬幅兄弟於獄拘梅氏起冤刀獄立具上之郡太守左公輔改奸婦梅氏爲呂氏其姑也亦與長春有奸太守惡其導奸故重懲之案未招

轉而呂氏縊於宣城之獄汪松子死妻復死媳亦不能保
又一家蒙醜聲朱則治之族從而怨惡之乃購人赴都察
院翻控案至省檄君與左太守會審松狡悍執不服問官
以其屍親也不敢加刑左太守因稟胡撫軍請奏辦奏辦
者外省案有礙不能行者則先參承審各官解任嚴辦既
奉

諭旨則案中不論何人均可刑訊也撫軍因之徑以奸婦
互異奏參革職比定案入奏一切情節與君原辦畧無出
入惟以呂易梅因呂已死問者不得不爲梅開脫耳例可
開復原官而覆奏以該縣誤聽汪長春誣扳良婦幾陷重

辟雖經隨同審明究非尋常錯誤可比業經革職無庸再議君遂失官嘉慶十有八年也而朱則治始擬絞決繼改絞監候又援

恩赦減流納錢贖已從容還鄉里矣自古刑獄之慎無如我朝罪自徒以上由縣而府而司而撫悉其聰明緣情定讞詳且審矣迨奏當之成其麗於死者

皇上復令部臣研核擇其可矜可緩者以聞於勾決時卽與緩勾好生之仁如此其至也封疆大吏奉宣

上德州縣以獄上有不當輒駁審州縣亦自顧考成罪人卽與死比必稍易情事令入輕比而狡悍之民亦遂窺見

此指脅持州縣州縣往往縱釋有罪以就之漢之時獄吏利人之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今之時獄吏利人之生非愛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生一罪之成自勘驗購捕研審招解其費數百金而不足也或犯供偶有翻異上司別有意見駁案再審於是發犯回縣或檄調至省其費不可知矣其不中上司意者則情罪不符辦理不善比擬失當皆可入之彈章百喙不能辨也兆洛與君同官安徽去官後同羈於省城聚處者數月故能知其詳而質言之意亦今時州縣吏所當敬而聽之者歟君去官數月而夏太孺人歿於官署君素有目疾官事顛倒不能無鬱鬱

又突遭大故號泣孺慕目漸失明復以交替爲後官所持
留歲餘賴宣城令查揆合肥令陳斌稍依之乃得扶夏太
孺人之殯以歸君工書出入蘇米而歸之顏柳以畫沙印
泥力透紙背爲宗揮洒不倦求者無無爲詩取自達所見
無所規仿而真氣彌滿著一嵎山房稿若干卷旣里居與
故舊聚老時時杯酒流連未嘗及官事暇則命子弟讀經
史以聽之復十年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六
配蘇孺人生女子子二繼配王孺人生丈夫子一祖望女
子子四其季爲前湖南巡撫左公輔子婦卽前甯國太守
也孫四人英範俊範星範敘範祖望孝友績學工書能繼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君之志以道光

年 月

日 葬公於花山陳皮隴九

世祖橫江公之阡而兆洛爲之銘銘曰

此清彊古賢橫江僉事之阡也有賢子孫踵武僊僊來親
來敦體魄其永安

以強直之吏馭狡詐之民而重以上司之意爲向背雖
欲不失官不可得矣文直事核首尾瞭然中挿一議結
之尤令人三嘆

顧君墓誌銘

鄭漁仲輯藝文畧始附以校讐之名然其所言校讐之事
惟編纂類例搜求亡書不啻灌灌則尙是目錄家也無與
校讐事劉向別傳曰校讐者一人持本一人讀詞若怨家
相對故曰讐向於奉詔校理者必補其缺脫正其訛謬而
條上之如以見爲典以陶爲陰甚者問月爲門五日己亥
爲三豕之類以後相承如顧客向朗鄭默褚元量顏師古
皆其選也然皆校正其字形而已繼乃有校者荒陋不知
守闕如之戒妄緣疑而致誤至剜肉而成瘡至有謬稱皇
考妄易銀根者本初無誤校乃至誤此自書有刊本輕加

三
惟黃倫經三刻而古人之真書失矣此亭林先生羅列改書之弊以爲後戒者也自爾諸儒如惠氏牛農戴氏東原從而張之故

本朝讀書士共守此訓不敢妄改而讐校之事確然有所守故所刊書籍賢於前代遠甚乾隆中極盛矣上自鉅卿名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通知此義一時如抱經盧學士懷祖觀察父子竹汀詹事無不兼擅其長而元和顧澗蒼學博尤魁傑者也先生名廣圻字千里號澗濱陳黃門侍郎野王之三十五世孫曾祖沛祖松父文燧俱業醫世爲吳人少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人咸異之年十二隨舅氏

鄭源濤侍御於京師弱冠南回從張白華先生遊館於程氏程富於藏書先生徧覽之學者稱萬卷書生焉不事科舉業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繼從江艮亭先生遊得惠氏遺學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嘗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轆轤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爲六書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屬稿先生從兄之達字抱冲亦遠於學而多藏宋本元本書先生一一訂正之刻列女傳以傳當是時孫淵如觀察張古愚太守黃堯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吳山尊侍讀皆

深於校讐之學無不推重先生延之刻書爲孫刻宋本說
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爲黃刻國語國策爲張刻撫州本禮
記嚴州本單疏本儀禮爲胡刻文選元本通鑑爲秦刻監
鐵論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呂衡州集爲吳刻晏子韓非子
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於後學
者讀之益欽嚮爲漢學者往往不平宋儒而訾訾之先生
獨服膺焉徧讀先儒語錄摘其切近者爲遜翁苦口一卷
以教學者胷中博綜而能識之無遺每論議滔滔不竭而
是非所在持之甚力無所瞻徇家故貧常以爲人校刻博
精以食雖往來皆名公卿未嘗有以自潤晚得類中症卧

牀第者五年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兆洛以
道光二年客遊揚州先生時館洪賓華殿撰家爲汪孟慈
校刻其尊人廣陵通典所居相近故得朝夕握手焉向聞
先生與金門學使懋堂大令以言語牴牾竊疑其盛氣難
近及見之進退弼弼詞色嫵煦知先生徒以慤愿自守而
狹中護前者不能無所忤也先生嘗從容論古書外訛處
細若毛髮夢如亂絲一經剖析豁然心開而目明歎先生
蕙業一時無匹惜未及隨時抄錄取爲學者導師嗚呼今
則往矣配韓氏卒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年七十子

四鎬

孫四瑞清字河之從余遊女四鉗寶順沈秉

錕程雲燦張定海其婿也將以 年 月 日葬於

一雲山祖塋之旁河之請爲之銘先生所著多零星河之
能守護之者予最愛先生汪氏藏書目錄序及思適寓齋
記以爲可以見先生之志故著之序曰汪君閭原藏書甚
富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向嘗究心
屬爲序夫宋元本之可貴前人所論綦詳收藏之家固不
知寶汪君宿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
心開目瞭遇則能名而又嗜好專壹兼收並蓄旣精旣博
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間嘗思之
天水蒙古兩朝自秘閣興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

錢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而非宋元
本也其距今日遠者八百餘年近者五百年而天壤間乃
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著於錄
者亦十不存二三然則物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
其爲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
形不可得而見豈非必然之數哉然則爲宋元本計者當
奈何曰舉斷不可少之書覆而疊之勿失其真是縮今日
爲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爲今日也幸其間更生同志焉而
所爲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矣汪
君之於宋元本知之深愛之篤其欲爲之計者當必有度

越尋常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爲序而論焉記曰以思適名
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稱子才不甚校讐
顧子役役校書而取之者何顧子之於書以不校校之也
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
也故子才之校乃其思也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
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
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
子才也顧子貧齋非所能闢也卽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
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陳書積几居停氏之所藏
同志之所借以及做區之所有參互鉤稽以致其思思其

孰爲不校之誤孰爲誤於校也思而不得困於心衡於慮
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覩人恒笑其不自適而非
不適也乃所以求其適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啟幽室而日
月之舉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自反其思不知於子才
何若也使誠善思之至則顧子每曰天下有誤書而後天
下無誤書論雖似矯要不病其過也爲之圖而記之且求
先生長者及諸交遊題詠焉以爲此亦天下後世樂思者
之所願聞也圖之者誰某也所圖者今寓某也時則某年
也寓齋中人顧子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也銘曰

先生之學惟無自欺以誠而明不爲書欺惟無自欺亦無

書欺存其真而以傳來茲不爲書欺書無能欺屏絕附會
定其然疑書以益人通知古今鑒之梨棗以無沉淪人以
益書與古與居非今斯今永無模糊惟其不欺是以不苟
安得古書盡經若手凡立言者藉居不朽書有朽時先生
不朽

魏母符宜人墓誌銘

道光七年閏五月朔日吾友魏贊卿襄培之衷之賢母符
宜人卒於里第贊卿自滇奔喪逾年始抵次卜以其年十
月辛未朔宜人於 誥封奉直大夫健齋府君之阡以狀
請銘先大夫與健齋先生以植德勵義爲莫逆交兆洛又
與贊卿同舉禮部贊卿從官歲時從培之登堂問起居於
宜人言行知之也審不敢辭其狀曰吾母姓符氏考有祥
妣張氏世以耕讀守寒素生而端慧敏於女功遭疾瀕危
先府君精醫事藥之而愈遂歸府君時嫡母王宜人年四
十五大父年八十矣而未有孫吾母旣歸王宜人倚如左

右手事大父尤孝謹得歡心期而生襲合室歡慰大父旋
患偏廢吾母方乳襄朝夕侍飲食卧起奉湯藥大父意所
至輒先意得之以故不頃刻離者四年迨大父終喪始生
衷府君以晚年舉子吾母恐其恃愛廢學督之甚嚴雖不
加撻楚然未嘗假辭色嘉慶十年襲舉進士補河南永甯
縣知縣府君一意以醫濟世不肯捨之就養獨迎王宜人
之官以有吾母侍無內顧憂也十九年七月王宜人棄養
於洛陽官廨訃至吾母一慟幾絕已而歎曰已矣吾無以
爲吾心矣吾自初來至於今日幸無過差且時時得稱道
於人口者皆宜人教之而宜人若以爲吾固能之不知其

特爲宜人所化也吾事事以有心處之猶時時缺失宜人
因物以付無不曲當而未嘗庸心吾行一善事不敢有德
色而心竊自慰宜人若施非已有隨過而輒忘也襄免喪
後赴選得山東招遠縣逾年而府君復棄養吾母之喪王
宜人也逾喪而目未嘗乾更遭府君之喪益悲感加以悲
哀助衷經畫喪事精力日耗目光頓減猶不肯多用女奴
時時躬婦作爲子婦先先府君豪而喜施所治療旣隨手
輒愈軒岐術獲濟有所贈謝亦隨手散之比襄得縣令語
吾母曰汝等毋以吾爲法吾自度足以自給故不欲留有
餘汝輩當知制節謹度傷惠必傷廉也吾母退而諭襄等

曰待吾家而舉火者日數家歷年於茲矣力尙可給豈忍
愬然翁所訓者特教廉非導吝也故官中俸入所寄悉資
貧乏終身未嘗製裘曰吾幸不寒足矣一裘之費足煖十
人可惜也比襄令雲南去家旣遠地又凋剝俸入不足以
辦公歷數歲不能寄一錢爲家累計而吾母施予如平時
鈔珥之屬典質皆盡不以爲意屬纊時戒子婦輩毋環泣
素西首卧命扶起易衣西向端坐而逝距生乾隆己卯十
一月八日年六十有九以

覃恩誥封宜人男子子二人襄嘉慶庚申科順天舉人乙
丑科進士雲南永北直隸廳同知前河南永甯洛陽山東

招遠雲南羅次甯洱昆明等縣知縣蒙化直隸同知衷國
監生女子三人長適湯晉烈次適候選縣丞唐翼鴻季
志養親不字孫男六人秉秩穉襄出穀柳穉衷出曾孫
男二人裕昆裕和秉出襄自丁先府君憂無意仕進吾母
促之曰吾幸強健及此時勉自建樹衷在吾側不汝思也
襄亦冀或得近省便迎養稍申烏鳥之私詎意遽至於是
耶狀如是兆洛嘗讀周南關雎以下數詩大抵皆宮中嬪
嬙敘述文王太姒之行事而詠歌之者也其言深微粹美
令人由繹於言辭之表所謂善言德行者歟嗚呼非優游
漸漬優入聖域而能然乎觀母之稱王宜人及申健齋先

生之訓者其德抑可想見也已

銘曰古者婦教惟曰婉婉在順德婉在敬典古稱淑慎
必曰塞淵惟塞能通惟淵能天休和所蒸馨無不宜仰蔭
樛筠俯結醴芝方依周耐生歿相從瓊琚聿播羨隧長封
通篇直叙行狀婦德母儀蔑以加矣結處引詩作証亦
切亦韻其味深長

光祿寺卿康公行狀

曾祖萬泉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
威將軍

祖嶠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
軍

父基淵進士官至江西廣信府知府贈贈中憲大夫晉
贈振威將軍安徽巡撫兼提督

妣孫氏贈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

王氏贈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

顧氏贈封太恭人晉封一品太夫人

公諱紹鏞字鏞南號蘭臯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又自清源徙居興縣故今爲興縣人也高祖曾祖皆績學不仕祖英偉濶達不治生產家貧喜購書籍教子弟悉口授無所遺嘗曰吾以墳籍遺子孫其爲田宅也多矣邑有張成者負人千金憂且死見而憫之許爲代償旣而成死竟立詣債家曰吾與張有成言不可食遂易張券爲己券畢償之其行義如此廣信公兄弟始舉進士兄基田官至南河總督廣信公歷河南嵩縣甘肅臯蘭知縣肅州知州江西廣信府知府所至勸農桑修水利興學校禁溺女皆有成效爲一時循吏生七子次綸鈞嗣河督 貽贈其父母者也

公次第五生而岐嶷資性過人是時功令分經取士廣信
命公兄弟各習一經而公得禮口講指畫悉能通解動止
必循禮法其立身端直蓋本諸庭訓爲多年十二廣信沒
手任執喪毀瘠如成人隨顧太夫人扶襯回山西陸行至
河南懷慶府將度太行山行陡峻虞於重大而河督方爲
河北道公請命焉遂葬廣信公於濟源公奉母顧太夫人
僑寓河內縣中道村益自刻苦於學河督有知人之鑑嘗
顧公曰此子氣宇不凡他日必出人頭地也乾隆壬子舉
山西鄉試嘉慶己未會試中式引見以部屬用籤分兵部
補軍機章京在直十年歷本部主事員外郎充會典館纂

修官本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叅議大理寺少卿

驚幸遼陽木蘭五臺皆扈從自以備官禁近得窺政要勤
於趨職不事結納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而董
文恭公戴文端公廬相國蔭溥皆倚如左右手所譟大獄
數十以平尤爲主哀矜勿喜十八年直隸奸民林清倡亂
畿南山東河南勾結響應公方隨扈卽以各省應行防堵
之處及將弁姓名會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作一小
冊以自隨會

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卽以其冊進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有鴻臚之擢焉遂奉

命偕文協揆等馳赴山海關審大名民人司敬武之獄司
敬武者同夥十餘人向傭於熱河及關外之錦州是秋聞
亂馳歸及關司關者誣以預知逆謀赴關外糾約其長馳
奏械送刑部 上以其無左驗疑之特命公率犯集訊盡
得其教供誣陷狀乃劾其長論弁兵如律而出司敬武等
罪復命梟 旨受特達之知實自此始出爲安徽布政使
陞辭曰 上命之曰爾有老母皖江一水可通無慮迎養
天語溫洽至此真不啻家人父子矣蓋公事母顧太夫
人至孝而顧太夫人自服髮以後僑居異地持家課子備
極劬勞自公釋褐卽迎養京寓體氣甚憊忽於十七年秋

微感寒暑而次日吐下惡物無數宿疾盡去自是飲食漸加自昏復明齒落重生髮白還黑論者謂其吐下天然倒倉之法非公孝思所感不能致此擢臚卿時謝恩

召對蒙詢家世甚悉故上知之也抵安徽當歲大稔被旱者四十餘州縣饑民遍野待哺孔急公核各州縣倉穀積貯既乏司庫錢糧又不足用鄰省皆災無可挹注不得已先屬各牧令勸紳商士庶出資各卹其鄉衆輸銀至九十萬兩米麥至七十餘萬石益以帑銀數十萬兩分別被災輕重戶口多寡分撥銀數揭示遠近俾衆咸知而官吏扣減侵冒之弊除然皖省最爲災區靡歲不歉卽靡歲不

賑故尤重積貯而是時藩庫存款僅三十餘萬兩其借支
款項實有出而無入於是勘剔獎實嚴杜借支催提上下
兩忙屬庫存款奏銷時遇有州縣應領之款卽爲盡抵正
供錢糧以省一領一解之費各州縣旣受實惠而庫貯增
多三年之內實存正項錢糧三百二十九萬八千餘兩較
異時已十倍矣陞安徽巡撫兼提督宿靈璧二州縣民稱
隴河北股河堤堰坍塌連年被水皆由江蘇峯山天然各
插減水下注二河所致而峯山插引河又逐漸淤平不能
容納加以新建虎山腰滾壩分洩黃水其勢更大一當開
放黃水四溢民田廬舍盡被淹沒遂成積歉之區急宜修

築公親往相視舊存民堰果皆殘缺不完奏請興復以資
保衛潁州鳳陽泗洲界連河南江蘇宵小易於竄匿而洪
澤湖大江阜陽亳州水陸奔轍向爲私梟捻匪出沒之所
因其扼要繕完卡房設立巡船多撥兵弁分番緝捕先後
擒治李才楊七等五十餘名奏置之法奉有除莠安良化
邪反正之諭而梟匪斂跡水陸肅清商賈便之又築無
爲州黃絲灘臨江堤千二百餘丈以衛民田奏豁墮廢田
畝正耗銀九十餘兩采七十餘石飭各屬買補倉儲穀麥
四十七萬餘石以備緩急之用整飭營伍責成鎮將實力
訓練務使糧不虛靡卒成勁旅更於暇時擇撫標中年力

精壯者每日五十名入內射堂輪番校藝再購募精於技
勇之人爲之教習而時賞罰之蓋以國家二百年來文
武並用無偏重之見故雖有奸民屢次煽亂皆不久殄滅
勢如拉朽者職是之效也故自幼卽習騎射而厯官所至
必繕完器械料簡卒伍躬親訓練增防要隘爲慎守封疆
之重非止詰盜而已其在湖南尤爲用武之地則捐廉製
造檣槍數十桿分給撫標二營演習施放務令嫻熟以備
不虞及今上十二年猺人滋事猶賴其用焉其智畧如
此調廣東巡撫督臣赴京祝嘏兼署其任巡緝洋面稽察
夷船隨事整頓無不盡力斥浮華以敦風俗崇節儉以養

廉恥官方民俗咸知兢惕時嘉慶二十四年也明年三月
陞見時河南馬營壩大工方合龍而南岸儀封又成漫口
上疑之奉 命於回任時赴豫將現在漫缺口門是否
無工處所挑挖引河有無不如式之處察訪情形據實具
奏蓋知公不欺也 今上元年會同督臣遵 旨覆奏查
辦陋規其畧曰粵東負山濱海盜禽諸匪甲於他省公用
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
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
粵東產穀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
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

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舟車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卽如兵米折價一項

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卽爲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

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卽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

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卽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項尙不能年清年欸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汚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增收火耗事實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

周防遠慮遙制於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所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尙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是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卽將來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特變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規禮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脅制互爲稟呈上司旣不能指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稅等項之難辦較

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
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聖聰於國家體制
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
查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諉而事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
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并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之外
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等
官訓諭府廳州縣力行節儉屏除浮費并將攤捐款項查
明可以裁汰者加以裁汰可以勾減者加以勾減庶幾以
儉佐廉量入爲出省一分之費用卽以紓一分之民力入
奏時惟兩江總督孫玉庭奏爲能知大體如此在粵二年

先後緝獲劇盜劉老晚徐亞六劉康佐會匪黃龍明薛亞
倡陸文進等無慮數十起凡久遁巨盜皆獲而商旅安枕
矣是年六月奉 旨來京另候簡用署禮部左侍郎旋奉
命偕松相國鈞馳赴浙江查辦事件途中丁顧太夫人
憂服闋仍署禮部左侍郎俄授廣西巡撫廣西地處邊陲
土苗犵獠雜處盜賊會匪滋甚粵東公至嚴禁土司科派
擾累其應征錢糧有不循舊章格外加多於土民黃添保
京控案奏明禁革土民土目之逞刁捏控者亦懲治如律
寬嚴互用撫馭得宜劫盜稍戢旋調湖南巡撫湖南界連
黔粵控制苗犵山谿險隘夙稱難治而苗疆自傳按察龍

經理以後民得安枕而卧二十餘年矣然其輕心易變惟
不激不苛以馭之耳公上事後卽循照傳公所築礮卡二
千餘處一律繕完并禁民人潛入苗峒盤駁射利以起釁
端飭地方各官鎮靜撫馭不得緹繞內修武備增製火器
勤心操練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洞庭湖爲衆水之滙巴
陵安鄉華容龍陽沅江湘陰諸縣環其四面夏秋水漲周
圍八百餘里納沅漸撫長敘西澧資湘九水故又謂之九
江支流汊港演漾四溢爲重險奸民往往竄居湖中爲行
旅患而盜藪所在沿湖州縣輒以地界不明彼此不任致
不能究詰公以輿圖所載道理探測水程分限界址爲圖

置諸座右以時省覽檄地方文武並水師營汛依限巡徼
毋少縱弛其湖中漁船停泊所在檄令倣保甲例某處漁
船若干漁戶若干編審籍記而盜賊無所容跡矣澧州又
陽湖上承潯水下洩洞庭兩岸皆垸田上下夕陽二垸在
湖之南魏家木浪熊家烏衣鶴大池六垸錯列其東北
地低下洩水不暢上下夕陽魏家三垸積水不能耕種前
撫臣奏准豁除額糧而近年以來木浪等五垸亦連年被
水其錢糧蒙 恩展緩已久公至以爲上虧國課下匱

民生不有疏刷何以克復舊貫遂檄道府督率州縣官計
畝履勘知上下夕陽垸近來設法疏濬湖水平緩泥沙逐

漸淤高可以耕種惟魏家垸仍未涸出不能復業至木浪等五垸當湖水直沖無從宣洩丈得夕陽二垸可耕之田萬一千一百餘畝濱湖淤田三千八十餘畝其木浪等垸實在不能耕種之田亦萬一千八十餘畝奏明可以復業者分別起科完糧積水難疏不能耕種者並予豁除以紓民力詔從之先是道光六年六月醴陵攸縣茶陵三州縣連日霖雨如注而江西萍鄉陡發大水從醴陵橫流而下一夜水高丈餘城池廬舍盡遭淹浸同寮驚駭莫可措手公卽日率司道分途撫卹先於高阜處所架蓋蓆棚援渡棲止製散饘餅設厰煮粥資其口食其房竈雖遭水淹尙

可棲止者量予銀米而漂流淹斃之人予棺掩埋並檄附近州縣碾運倉穀以備散放卽日馳奏懇 恩將三州縣實在貧民先賞一月口糧其無力下戶坍塌草瓦房屋照例給與修費又奏三州縣猝被水災房屋盡藏衝刷一空向來可以支持之家亦成極貧之戶隆冬饑寒情殊可憫懇 恩加賞一月口糧而來春青黃不接之際米必騰踊口食維艱請預於附近州縣中酌留倉穀以備平糶其被淹田畝分別輕重蠲緩俱蒙 允准九年陞見奏言苗疆設立苗弁員數過多當日平定之初擇其有才而桀驁者予以名器原寓羈縻於撫馭之中迄今年久生齒日繁苗

弁間有凌虐苗人設或激成事端雖以苗人自殺苗人然不能不以戕官論辦理殊費周章而一時又驟難裁革擬詳考其所轄道理遠近可以歸併者遇有事故缺出懸缺不補徐圖歸并則無裁革之名而苗弁自可減少似亦防微杜漸之道上諭回楚後與督臣熟計行之督臣以爲事近更張將來或致生事沮不行明年奉 旨來京另候簡用補授光祿寺卿又明年京察吏部帶領三品以下京堂官引見奉 旨降四品頂戴休致於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歿於河內縣里第年六十有五公體貌恢闔持躬彊直忠孝之性出於自然自以部員三年游陪京卿簡

任旬宜遂荷封疆重賞感激奮發審官詰我知無不爲朝夕孜孜不敢暇逸言_三議論稱心而出無所隱曲寮屬不肖不輒舉劾先教誡之教誡之而有不可然後劾之事母至孝所在迎養而顧太夫人春秋八十有餘長日無事飯後或致優伶演劇三四以盡其歡而自奉儉約其在湖南廣西饍餼日不過干泉在安徽其長女出閣或有以珠進者公嚴却之曰以是汚我豈尙有不信者于是操守益勵其節廉亦天性也未嘗一顧生產舊有薄田數百畝竹園數十畝在太行山下才足自給而蒞官所至故舊親戚以貧乏來者無不分俸周之各得其意尤重師誼業師黃東

井大令罷官家居既爲刻其詩文歲時饋問不絕又爲其
子桐孫孝廉報捐鹽場大使其於鄉黨則助成三晉會館
助成興縣嶠山書院倡家塾創宗祠購置書籍以爲宗族
子弟習讀之用其於學博涉經史究心經世之務長于奏
牘當務達情不爲飾說區處公事無瞻顧慮之念或不
爲巨室所喜其於 本朝名臣嘗慕孫 定陳文恭二公
之爲人也歷四省巡撫蒙 恩賜 高 純皇帝聖訓
仁宗睿皇帝聖訓 御定書籍 御製 刻 御製詩文
集及歲時頒賞 御書福字鹿肉野雞 筵之類不可勝
紀配夫人趙氏 覃恩誥封一品夫人 一兆奎正二品

廕生刑部直隸司郎中記名以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與齡成齡椿齡億齡俱幼兆洛前官安徽鳳臺於公爲屬縣及爲公子兆奎師從公於廣東知公爲詳故錄其行事爲狀以備史官採擇焉

中間查辦陋規一奏蓋由英煦齋初入軍機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爲公用有于數外多取者重罰之 諭旨令督撫議奏兩江總督孫中堂上疏極言不可奉 旨嘉獎英中堂撤出軍機而孫有公忠大臣四字之 賜予時在京兩奏皆獲見英奏亦一片婆心而揆以大體實不可行且不勝

流弊故聖主不惜撤回成命也康公疏當時未曾發
抄而其言較孫疏尤暢故特錄此狀以爲後鑒

桐城姚氏薑塢惜抱兩先生傳

薑塢先生諱範字南青國初名臣刑部尙書文然曾孫也少孤勵學中乾隆七年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京察一等以病免歸主講席於問津書院者八年三十一年正月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嚴於慎獨宴處無惰容出門無妄交任卹里黨視人猶己接物和易誘進後學如恐不及衆流之學無不賅貫藏書數千卷丹黃遍焉有所論正輒書之簡端多發前賢所未發或勸之著書笑而不言歿六十年曾孫瑩編輯遺論爲援鵠堂筆記四十卷詩七卷文六

卷惜抱先生諱魏字姬傳薑塢先生弟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以庶常散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升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尋乞病歸主講席于鍾山敬敷紫陽梅花各書院四十餘年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五桐城當康熙雍正間方學士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下始知宗尙歸氏熙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卓然爲古文導師劉上舍大櫨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善盡得學士緒論先生本所聞于家庭師友間者而益充以浩博無涖

之學養之以從容中道之氣遂以自成一家爲後進典型
病時俗舍程朱而宗漢以爲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
遺其鉅時時爲學者重言之故其修道據德實允廼之品
詣敦峻無纖毫類亦其文之所以粹美也所著九經說十
七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三傳補注三卷法帖題跋
二卷筆記四卷學者循是以求亦可以見先生體用之一
焉李兆洛曰君子所尙躬行而知行之難然後其心坦以
謐其氣潛以溫其識宏以涵而其言自不得不詎凡爲言
者皆宜如是也而況讀聖賢之遺經尋求其義類以自抒
其所得者哉明之時學者不能行程朱之言今之時不屑

言程朱之言而并蔑程朱之行一襲取以爲名一旁馳以
求勝大抵不足於內焉耳薑塢先生淵詣極理而飲然不
肯著書以自暴惜抱先生清明在躬蓄雲洩雨文章爲光
嶽於天下兩先生之躬行同也故不言文而其言立片語
破惑單義樹鵠有若著蔡其發而爲文則明晰黑白流示
孚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讀先生遺書求得行事始末恨
不得在弟子之列故私錄其概時觀省焉

董方立傳

不才而長年不如才而短命然乎哉生固無可貪也才亦何所利也造物者重此而輕彼耶才而長年者地上何不之也造物烏知才自毒耳是必甘爲不才而後可邪董子方立予從母之子從母嫁未踰年而寡無子方立以猶子嗣焉幼穎異殊於常兒未弱冠已與兄子誦騰蹕士林爲儕輩冠冕嘉慶辛未歲予宰鳳臺方立與其師陸聘君劭文赴陝西途出鳳臺止之宿因畱旬餘是歲予始識方立纔二十有一年耳進止凝然不强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予素通脫加以肺腑傾倒發言或偏宕方立意似不懌

予戲解之曰弟毋然老兄無似霍霍失所據不意眼中英
物乃在中表他時提挈骷髏當屬吾弟此時坐足下三浴
而三薰之不徒恃一日之長忘其謬陋亦冀他時下筆易
於爲渾沌施面目耳斯言如昨偏其反而奈何乎哉方立
負經世才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
弊采覽所及厯厯識之不忘少時喜爲沈博絕麗之文稍
長更肆力於律厯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譌述亦
益富平居於世俗事絕無所嗜特善深沈之思書之號鉤
棘難讀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爲出新意闡隱曲補罅漏專
門名家殫數十年之力而探索之者方立晨夕間已突過

之然其志意欲有所施於世特以偏曲一節亦儒者所不
遺隨所見而了之未嘗以自矜異也董故世胄值中否又
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屢進屢蹶僅一得解三試
禮部輒見擯意不能無拂鬱又所治書皆隱蹟深微之書
讀之疲神而方立樂之不厭雖精慧倍人然用之無節耗
竭不覺以明自銷以香自燒此尤父老所爲痛哭於龔生
者也所著書曰割圓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擗圖求周術二
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
補一卷水經註圖說殘案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
蘭石詞一卷文乙集二卷方君彥間序而刻之矣今子誥

復盡哀其遺書刊之吾鄉自荆川唐先生以來世有通經
致用之士迄今而少衰方立之生謂造物者當有意於是
方立之沒也鄉邦耆舊無識與不識無不愜焉如有所失
者嗚呼造物者果無意乎方立諱祐誠陽湖縣人嘉慶戊
寅 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今名生
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三年七月二十
八日年三十三娶楊氏子二長曰念貽方立卒時甫五歲
季曰孝貽方立卒乃生子詵名基誠嘉慶丁丑科進士今
官戶部郎視方立至友愛學相亞也綜敏百之方立所欲
施於用者將在子詵則方立不死也

所學足以名家而其才又足以用世自是荆川一流而
竟不得壽宜其歸咎于天

張烈女馮孝婦傳

嗚呼人倫之變難言之矣禮義情性俱窮於所施不得已
以一死自完死而其心仍不敢求白於天下自古忠臣孝
子之用心其隱曲苦痛徃徃如此而論者或惜其隱忍或
悲其湮沒而不彰豈足以知其心哉道光十年數月中而
聞邑中一烈女一孝婦之死事甚異特合而傳之烈女姓
張氏邑文成里人父曰憲南女字于同里沈盤德而父母
相繼歿依祖母居沈遂逆爲童養媳壻之父善寶者素無
賴數以穢語詆女女謹避之又禁女不令歸省張之戚有
與沈鄰者女祖母偶過之女聞乘間得問安否而密訴其

事嗚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嗚咽久之屬祖母曰勿揚
於人也未幾女自經死蓋其日里中爲優舉家往觀女獨
在善寶驟逼之幸得脫度終不免也時道光十年二月十
四日年二十二孝婦馮姓邑金三里人祖天粹諸生也父
早歿婦幼字郡中吉龍大童養焉性慎默事舅姑甚婉淑
年十八成婚而姑病偏廢飲食卧起皆需婦翁姑皆敬愛
焉龍大游蕩欲衒婦以媒過客婦不可龍大別狎一婦引
之歸翁怒而逐之婦曰姑病婦終日侍苦爲他事間得一
人分其勞甚善因攜卧具置姑室伴寢者七年仍以其閒
拮据操作龍大時時毆辱婦婦未嘗有怨色久之所狎婦

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以授婦令飲翁婦擲其藥長跪勸沮龍大愈怒數日別市藥毆而逼之婦歎曰我所以不死爲翁姑耳今無冀矣入視姑寢視其息乃還龍大所舉藥盡飲之謂龍大曰我代翁矣願以後勿萌此念須臾毒發而死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年二十六李兆洛曰沈善寶與吉龍大豈復人類哉而幸逃于法網此聞者所爲豎髮扼腕恨刑罰之不中也雖然二女子之所爲婉轉徘徊以求保全其尊親希冀萬一悔悟事至無可奈何而以身殉之度其心拳拳未有已也身之不恤而遑計身後名哉而肯其其夫以自裸哉此志士所以

必於仁人也

一時一地頓有此兩異事正氣偏鍾于女子豈不異哉
文深原其心而出達之尤妙在敘議俱潔